

就差那麼一點點

點”給讀者帶來了揪心和聯想，歸根到底只是一種文學手法，而人物的命運其實並非如我所想的那樣。即便那個雨天，唐曉芙把方鴻漸叫回公寓，最後兩個人分手的命運也不會改變，他們並沒有可能在一起，這是由兩個人的性格和背景決定的。

同樣，即便王太醫給尤二姐看了病，尤二姐的命運也不會改變，她的命運其實在王熙鳳聽到賈璉在外面偷偷娶了她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只要尤二姐進了賈府，無論怎麼樣，她都只有死路一條。

然而這些“就差一點點”，足以讓讀者掩卷嘆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等人做過一個實驗，他們讓被試者想象這樣一個場景：你買了一張彩票，大獎是一大筆錢，彩票是你隨機抽取的。接下來結果揭曉，贏得大獎的彩票號碼是107359。他們將被試者分成兩組，一組被告知手中的號碼是207359，另一組被告知是618379。相比較而言，前面一組被試者反饋的不開心指數要高於後面一組。這也印證了卡尼曼等人的猜測：被試者手中的號碼與中獎彩票的號碼差距越小，其產生的懊悔情緒就越強烈。“當人們手中的號碼與中獎號碼相近時，他們會毫無道理地認為自己差一點點就中大獎了。”卡尼曼說，“總體

看來，人們從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取決於人們是否能輕易地展開與事實相反的想象。”

其實卡尼曼的這個研究結果對賭場老闆們來說，根本不是秘密。早在1905年，老虎機的設計者就故意擴大了機器的視窗範圍，除了中獎線，玩家還可以看到中獎線上下兩行的圖案。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促使賭徒產生一種“近失”的體驗，即看到中獎圖案出現在中獎線附近時，會產生“差一點點就贏了”的感覺。

“近失”說到底就是“近得”，也就是差一點點得到，它把損失感重疊成潛在的成功，使人欲罷不能。在老虎機進入芯片時代後，程序設計師採用一種“集聚”的方法，讓中獎位置上下圖案的中大獎的概率遠高於正常比例，這種“差一點點就贏了”的感覺會把賭徒牢牢釘住。行為心理學用“挫敗堅持理論”來解釋這種“差一點點”現象，認為“近失”狀態會對人們接下來的行為產生一種鼓舞和促進作用。與之相關的另一種理論是“認知遺憾”理論，它認為玩家會通過馬上再玩一把，來彌補剛剛“差一點點就贏了”的遺憾感。

賭徒差一點點中獎和尤二姐差一點點改變命運其實是一樣的，賭徒在老虎機前最終只會兩手空空，就像尤二姐無法逃出鳳姐的手心。作者：岑蝶

父母這些行為正在培養一個自卑的孩子



一、案例 1

“為什麼孩子總是跟我說自己不行，不敢做？哪怕我說就算失敗也沒事，去試試吧！可他就是一動不動！”

“最後揪着他的衣服領子，拉着他走了過去！不管他喜不喜歡！”

這是一位媽媽的描述，說兒子班上的活動，在初選報名的時候，想逼“不愛表達”的孩子也去報名。雖然在家里做了很久的工作，到了那里，還是打了退堂鼓。

看到別的孩子自信大方地表達，再看看自己那個自卑的孩子，真的是又急又氣。為什麼會這樣？孩子為什麼會陷入自我否認，表現出強烈的自卑感呢？

一位心理學曾說：“在兒童的成長經歷中，導致自卑感產生的原因很多：兒童與成人相比，處於體型和力量上的劣勢；而在兒童之間，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身體缺陷，外貌、體格的差異，兄弟姊妹之間的競爭，貧窮，父母對孩子過高的期望……”

二、案例 2

一位媽媽在後台留言道：“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一個比較黑一個比較白，出去別人都

會說，小孩比較在乎自己黑，可出去經常有人說，請問我該怎麼處理？有什麼好辦法？”

這樣的場景也是我們常見的，在外邊，總是有很多人喜歡將孩子進行比較。

“你家孩子長得真高！你看我們的！就是不長，唉……”

“這個孩子真白，皮膚好，遺傳媽媽的，還是爸爸的呀？”

有的孩子好像很不在乎，而有的孩子當時就會有很強烈的反應，這跟孩子內心的自我認同感有關。如果孩子對自己的評價很好，在父母那里得到了足夠的認同和愛，他們不會太在意，也會跟父母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果孩子是經常被父母否認的，自己也是自卑的話，那這樣的對比會加深他們的這種負面評價，會進一步否認自己。

三、分析
總結一下，這幾個行為，更容易造成孩子自卑：

A 對比，B 父母過高期待，C 否認。

其實這幾個行為是有關聯的，很多父母就是把這些行為組合在一起。

上文中逼着孩子參加活動的媽媽，其實是拿孩子跟那些開朗活潑的同學對比，覺得自己的孩子不如其他的孩子，所以想逼一逼。可是孩子沒有做到，自己又會氣憤地訓斥他，久而久之，孩子會更懷疑自己的能力。

建議父母要發現孩子的優點，進行正面激勵。每個孩子都有發光點，請一定要相信這句話。

一張自拍照能泄露多少隱私

隨着人們隱私保護意識的提高，在曬圖時我們越來越小心，以避免泄露重要的個人信息。可是你知道嗎，哪怕一張毫不起眼的自拍照，也隱藏着許多信息。

背景暗示地點

一部美國老電影《空中飛龍》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夥恐怖分子綁架了一位美國富商的妻子和子女，以勒索巨款。綁架者將一張受害者的照片寄給了富商，照片中，富商的妻兒被綁在一個空無一物的石頭房間里，除了昏暗的陽光什麼也看不見。可是這張看起來沒有透露任何背景信息的照片，卻泄露了綁架的地點，富商根據妻兒瞳孔里的倒影、陽光照射的角度、石頭的材質和建築風格等信息，推斷出妻兒被囚禁在英國的一個百年古堡里。最終，他和友人駕駛着簡易滑翔機飛越大海，勇闖古堡，成功解救了妻兒。

你覺得這個故事很神奇？其實相似的故事在生活中已經發生過很多次。美國空軍有一個專門負責跨地域目標定位和分析的情報偵察小組，叫作 361 號小組，其成員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就是在社交媒體上收集信息。

有一天，361 號小組成員在推特上發現了一張特別的自拍照，一名恐怖組織成員站在其指揮部前得意揚揚地笑着。該小組根據自拍照提供的環境信息迅速進行坐標定位，確定了恐怖組織在伊拉克的總部大樓的位置，並發射了 3 枚導彈直接摧毀大樓。從恐怖組織成員發佈自拍照到美軍實施軍事打擊，整個過程只用了 22 小時。

定位方法並沒有那麼神秘，在大數據時

代，普通人也可以輕易定位他人。在網上隨意搜索一張可以隱約看到背景的自拍照，找到一到兩個建築物的名稱，比如 × × 公司或 × × 商城，然後在搜索網站中搜索相關建築物，在實地地圖中查看周邊環境，再逐一比對照片的其他細節，比如光照角度、室內佈置等，就能找出拍照地點。

人體自帶信息

如果沒有背景，整張照片只有自己的臉，是不是就是安全的呢？恐怕未必。

2019 年，日本一名男子因襲擊一名女星而被捕。

被捕後，嫌疑人交代了犯罪過程：他放大了女星在車站的自拍照，從其瞳孔倒影中獲知了大致的街景輪廓，再用地圖軟件的街景功能逐個排除，找到了疑似車站。隨後他到車站蹲點跟蹤，進一步鎖定了女星居住的公寓。接着，他又找到女星在家里拍的自拍照和短視頻，經過對光照角度以及窗簾顏色等關鍵信息的仔



細分析，最終成功推斷出女星住所的具體房號，上門實施了犯罪。

除了瞳孔，拍照時常擺的“剪刀手”也很危險。現在，智能手機攝像頭的分辨率越來越高，通常都在千萬級像素以上，一張對焦完美的照片放大後能看清手指細節。這時可就要小心犯罪分子找上門了。從自拍照中得到了你的身份信息和指紋後，指紋支付盜刷、偽造文書籤訂以及自由出入指紋門禁系統等“災

難”可能會接踵而至。

自拍照被盜用

如果說從自拍照中“偷盜”信息還不算普遍的話，那麼他人直接使用自己的自拍照就讓人防不勝防了。

2019 年 8 月，重慶無業男子李某竊取了某位主持人的照片，偽裝成飛行員，並在網上交到 7 名“女朋友”，之後向她們“借”了一筆不菲的金錢。一段時間後，受害者突然發現她們的

該走哪條路



“我該走哪條路呢？”愛麗絲問。“這要看你想去哪裡。”貓說。

“我也不知道。”愛麗絲說。“那麼你走哪條路都無所謂了。”貓回答。

這是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一段對話。

有人問我，他應該做什麼或者優先做什麼。我反過來問他的方向和長遠目標是什麼，然後我向他介紹用倒推法設立目標的方式。

目標為我們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很多人在做規劃的時候容易迷失，不能做

全盤考慮，研究人員把這種現象叫作“規劃謬誤”。看到整個過程，進行全盤考慮，倒推着將大目標分解成數個小步驟，這就是在規劃中運用倒推法的具體步驟。

作者：(美)加里·凱勒

“男朋友”看起來和某主持人一樣，這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了，報警後最終揭開了李某的真面目。

別人利用你的自拍照還能成功刷臉。2019 年，某快遞櫃推出了刷臉取件的服務，杭州的幾名小學生用打印出來的父母的自拍照成功取出了他們的快遞。後來，快遞櫃的這項服務就被取消了。

不僅是快遞櫃，就連網站上的真人認證也可以用他人的自拍照完成。網站的真人認證環節通常要求用戶對着攝像頭做一些簡單的動作，比如眨眼、點頭和張嘴等，其初衷正是為了防止不法分子拿他人的照片來蒙混過關。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法分子運用特殊軟件“活化”照片，就能讓照片上的人“動”起來，完成認證動作。這些軟件通過人工智能算法提取照片的特徵值，然後調整其中一些參數，就能改變臉部的角度和五官的形態等特徵，從而實現諸如挑眉、搖頭、點頭和張嘴等動態效果。

不過，相似的技术反向運用一下，也可以造福廣大熱衷自拍的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教授曾設計出一種算法，同樣通過更改照片的一些參數，對照片進行了肉眼不可見的改變，卻能使不法軟件再也無法提取識別照片的特徵值，從而保護了用戶的臉部信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也設計了一種類似的算法，並將其分享在了軟件代碼網站上，用戶可以免費獲取他們設計的算法。

美美的自拍背後隱藏着這麼多風險，下次，你在上傳精心拍攝的自拍照前，一定要再慎重考慮一下這樣做的風險。作者：李木